

飯後談話

夏友雜感選

良友雜感選

飯後談話

良友圖書印刷公司印行

飯後談話·····	一
吃飯的藝術·····	一一
何以解憂·····	二九
司飯之神·····	四七
茶之幸運與厄運·····	五三
福祿壽財喜·····	六三
淡巴菰·····	七三
龍鳳思想·····	八三
酒色財氣·····	九一
醫卜星相·····	九九
天地君親師·····	一二一

飯後談話

司提芬生 R. L. Stevenson 在他著的易形奇術一書中之第一頁，便露出，一句「飯後的臉」After Dinner Face，深能引起我們的想像和注意。讀者或者已經是剛吃過飯的人，看到此處，也許要有意無意地對鏡子看幾回。

誰的房中沒有鏡子，又誰沒有飯後的臉，吃過飯定要洗臉敷粉的人，定然是對於飯後的臉，是深有研究的。

我忖度着吃過飯定要洗臉敷粉的是女子，尤其是年輕的女子。我找一個年輕的女友，問她飯後的臉是個什麼樣。

她被我一問，臉就紅下來了。很驚訝的將手夾打開，臉湊着鏡子，看了一

過，陡然向我笑道：

「什麼樣？並沒有什麼呀！」

她接着一陣巧笑，我於是整個的迷了。

回家，覺得這事滿透著滑稽。連大文豪都寫不出什麼是一個飯後的臉。何況我的女友，一個十七八歲的女子！

仔細一想，女子飯後之對鏡，注意的不是飯後的臉，乃是化裝後的臉，對鏡不是考察飯後的臉，乃運用她的思想，怎樣敷粉，畫眉，點脣，然後可以嫵媚動人。因此我的女友被我一問臉纔會紅起來，她纔會用手夾中鏡子照一照，照過了纔會巧笑。

紅臉，照鏡，巧笑，三種動作，是含了一串意思在內的。這一串意思，當然是：

「他問我，難道我臉上弄髒了嗎？照照鏡子看，沒有污點，仍舊是嫵媚的，所以就笑起來了。這一笑，不啻就是說，現在臉和飯後化裝的臉是一樣的好看。你是在和我取笑囉。」

這層意思，她也知道，我也知道，讀者也知道，然而都不說出來，意境的確是微妙的。

紅臉好，照鏡也好，巧笑更好，我們全都默認了。不知是不是飯後的臉？我也曾自己思想過，到底我自己飯後的臉的是一個什麼樣式。想照鏡子，却始終未能如願。我是一個忙人，一個禮拜中有三十六點的課堂生活，廿四點支配到預備書，看報，瀏覽雜誌，提筆寫字，吃飯吃點心上去，已經覺得不夠，而此廿四點鐘內還要抽出十點鐘消磨於電車汽車人力車上。吃了飯撈起冷手巾來在嘴上擦一次，就算了事，那有功夫去照鏡子？所以始終就沒有看過飯

後的臉。

記得有一次宴會，我吃酒醉了。回來倒在牀上迷迷糊糊地。耳旁一個聲音和我說：

「你看你的臉，睜開眼睛照照鏡子罷！」

我說：「照什麼，不過是難看罷了！又有什麼希奇！」

說着哈哈地笑了一陣子，也不知道怎樣糊裏糊塗的睡着了。

又記得有一次大病之後，剛用過了水飯，母親說：

「很豐腴一個面龐，如今變成這個樣子了。」

母親說着滿透出疼愛我的樣子。我心裏難過得很，桌傍雖有鏡子，我始終未敢取之一照，我怕看我自己瘦黃的臉，加增母親和我的難過！然而兩次的空閒機會，就這樣地失去。

我方纔說的照鏡時不是飯後的臉，有了飯後的臉，而不敢照鏡子，境景是迥然不同的。不過失去飯後之臉，却是一樣。

假設我們立意要看飯後的臉，我們所得的，是不是如我們想像的一樣？或者就是司提芬生所說的那個臉？這都是一個疑問。

我們現在可以對鏡而坐，叫僕人進來命他去賣一盆蛋炒飯，對鏡而食，且食且視，食畢而後復對鏡詳窺，好了。我們不是已得着飯後的臉麼？恐怕讀者要笑出來說這是照鏡時之態度，非飯後之臉也！

這話是一些也不錯的。社會上許多好東西，因為認真一考察，便毫無趣味了。一個美人臉，顯微鏡下便是一根根粗毛附着皮，就不說顯微鏡，看久了也是生厭的。人總不承認自己的臉是醜惡的。但是爲對鏡而視而生厭懼之心？

社會上許多好東西，等我們一注意便消滅了。像「怎當得那臨去的秋波一

轉。」一個意境是好的，誰都承認。讀西廂記的人，誰不想跳入書中去做張生一享「秋波顧盼」的福。但是我們說好，我們並沒有看見鶯鶯的眼睛是怎樣的。就是張生，又何嘗看清楚呢？再說切實一點，寫書的人，也沒有看清楚過。大家都說好，把那個情景放在腦中描摹想像，心裏覺得安慰，這便美妙了。

當我們寫情書給愛者的時節，發出去之後，我們便能憶想到對方接信時是怎樣的喜歡。我們不但能想到對方的動作，而且能想到表情，不但是表情，而且對方心理，都可描摹得出。我們雖不是心理學家，自己都覺得比心理學家所得的更外的真確，更外的美妙。這是什麼原故，就是因為我們沒有看見！

假設我們和對方見了面，說出許多的情話或是做出許多表情的動作。我們却並沒有真實看清，我們是只管說我們的做我們的。越是甜蜜越是看不見，越

是真越是看不見。越看不見越甜蜜，越真是越溶化，越熱烈。好情景都顯露出來了。你越不想看見快樂便更多。一想看，一看，就整個消滅了。

反過來說：

『喂！我看你的面部表情是愛我的。』

對方的回話是：

『喂！我看你的面部表情是愛我的。』

於是：

我愛你，我愛你，兩人叭嗒一聲親了一個香吻了！這算意思！

這種看不清，不看，不能看，不敢看，不應該看，儘管在這刹那，腦內的描摹是善是真是美。不但真情人如此，就是化裝情人，也是如此。電影表現男女情愛甜蜜之際。他們擁抱着男的一方或是微仰着頭，或是看女人的頭髮。用

手輕撫着伊。不會面對面研究的。而女的最痛快，她索興將兩眼一閉，不但不看對方，連什麼都不看了。但是我們須知道，在這時候，他兩人腦中都各自畫出最甜蜜的意境，讓他們精神享受着無窮快樂的。

再反過來說，假設你一言一動之頃，都去考察對方的態度表情，那你已經化爲偵探，不是情人了。假設還要抽出結論，那你不單是偵探，而且是檢察官，律師，陪審員，推事的總合體，不但不得快樂，而且一蹋糊塗！

飯後的臉，也是如此。硬求則會失掉的。所以要無意的得着。看實在了不行，要加以描摹想像。看清楚了不行，所以只要一瞬即得。還有一點，就是要說也說不出。

我看見過一個剛吃飽了奶的小兒，真可愛。又看見過一個餐後閉目養神的老人，覺得人類真是美的，雖老而不衰。又看見一羣商人，醉飽之後聚談，令

我覺得大地春回，生氣蓬勃。又看見主人請客，亦醉亦飽，賓主盡歡，笑態可掬。

但是全不是有意看的，又沒有看清，又不實在，又說不出。假設看看實在或者有意看的，我就會告訴你那小兒鼻上有許多青筋暴起來。老人臉上的皮像桑樹皮一樣。一羣商人一臉的市儈氣。那請客的主人，頭上有許多瘡。客人中有流清鼻涕的，那就糟了。

我提出的幾點，已經說明了。我們覺得男女不對看有意思，女人閉着眼，更爲痛快，愛情是盲目的，就用他們來解釋罷，不清，不實在，而加以想像的描摹也對。我們佩服哲學家的話說：「物無存在，惟有你的思想和物則有存在。」這真是不錯了。

寫到這裏，也可以結束。或許讀者比我的經驗還要多。除了上述四種之

外，還和女朋友或是未婚妻（或是男朋友未婚夫）吃過飯，那個意境，定然比我的好多了。何妨回想一次，描摹一次，使精神安慰更外加多一些呢。

或者你讀我這篇時，正是飯後，你坐在房裏，偶而翻閱，被我的題目吸引而看的，那你切不可照鏡子，像我前面所說一樣，那是笨事。你該描摹未婚時和你夫人共餐之後她的臉，或者你可愛的孩子吃飽了奶的臉。你索興放痛快點，把眼睛閉起來。我想，這時你的臉上定會現出微笑容顏的。如此，你的精神感受着安慰，食物很容易消化。不單是如此，就以你現在飯後的臉汎目微笑——已值得人家回憶描摹了。我想，假設此時你夫人走到房內，看見你可愛的飯後之臉，她心裏定然很快樂的。她決不會打破你的甜蜜的回憶和描摹，却輕輕悄悄的走出去替你預備咖啡或是龍井茶了。這豈不是人生的一件快事！

吃飯的藝術

在頭一節裏，看重了臉，却忽略了飯。臉之回憶描摹，何必指定要飯後之臉呢！爲解答這個問題，而兼及其他，所以我一定要寫一節吃飯的藝術。

社會上人太講實利主義了。他們只斤斤於飯之獲得而忽略於飯之享用。什麼經濟政治社會科學等等，都是騙飯的頑意兒。就以人類表現思想最高深最久遠最完全的東西——編出來刻出來的書而論，一大半都是爲飯之獲得而編而用而讀的，上焉者如我說的經濟政治社會，中焉者如國文百日通，自薦尺牘，商人祕寶等。下焉者如生利指南，發財新法。簡直不堪寫下去，統言之，飯之獲得之南鍼也。成兆成億以至於恆河沙數的書籍，每日出版，甚至於每時每分出版，論及飯之享用者，終究覺得太少，或者幾等於零。

有人說書不是爲飯而出版的。這句話誠然不錯。像佛經聖經，我們總不能將他們列入飯之獲得的一類書裏，但是却有人拿他們來混飯吃了。同是唸經，有老經堂新經堂之別，怕人假冒奪了他的生意。同是禱告，有的爲祈福免罪，有的却是吃飯募捐。不能說是與吃飯無關的。

誠然的。我們還有教人禁絕煙火食，白日飛升的書，這至少是不教人吃飯的。

總說起來，我們所有書，大概不出於兩大類，一類是騙飯吃的，一類是教人快樂的。無論是什麼樣的書籍，都可納入這兩類之中。

但是，什麼又是快樂呢？書籍又明明地指示着我們說，滿足我們欲望，就是快樂。我們的欲望很多。然而最低限度的，都是食和色。孟子上說：

『飲食男女，人之大欲也。』

從古到今，由中而外，都是一致承認的。

食是吃飯，色是性慾，二者同等的重要。因為不吃飯就餓死，無性慾就沒有家庭社會。拿書來看，關於性的藝術，討論的太多了。上而至於有口皆碑的紅樓夢，下而至於禁售的性藝術史，尚有中間的一切等等，真是寫不勝寫，關於吃的藝術，除了牙醫生當你去治牙痛時和你談的幾句口腔衛生之外，真是難得聽見。

有人說：

「吃飯是沒有藝術的，口張開來，將食物向內一塞，牙齒動兩下子，嚥咚一聲，就嚥下去了。還有什麼藝術。」

這話是不然的，你嚼東西是不是有時舌條會被牙齒咬破了的。吃瓜子為什麼又把嘴唇吃破了呢？你不是有時飲了極熱的湯，把滿嘴都燙麻木，哇的一

聲；又吐出來了麼？

這都是吃的藝術不精，有以致之。如果是照他說的那樣，牙齒一動，囓咚一聲，便算了事。便不會有破唇破舌燙嘴那些枝節了。人吃東西，決不是蛇之食蛙，蛙之食蟲，牛之食草。

其實，牛之食草，「反芻」（便是將草從胃中送出來，細細嚼好嚥下）便是有藝術意味。脊椎動物裏面，吃東西有藝術意味，當然要算是貓，我們看見貓之食鼠，每嘆其意味深長。人是萬物之靈，其吃東西之有藝術，不言可知。說到吃，我們會聯想到嘴。想到嘴，我們便能連想到牙的功用最大。但是實際上功用最大的是舌。小兒無牙，藉唇得乳，然必以舌助之。老人牙落，磨物以齧，又必藉舌以移物於口中之上下東西。不過最善用舌者，不是人，是狗。